考信錄

洙泗考信錄卷之四

大名崔述東壁譔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刋

歸魯下

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左傳哀公十四年）

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公羊傳哀公十四年）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

之孔子懼作春秋孟子

按春秋終於獲麟則成於獲麟之後可知故次之於此先儒或謂文成致麟然麟至見獲非瑞乃災其說非是杜氏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似矣然二傳皆未嘗言故今亦闕之

世家載孔子之言云弗乎弗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云云其言似急於求名者殊失聖人之意今不取

備考。春秋古經十二篇（漢書藝文志）

附論。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並孟子）

胡氏安國云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

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余按孔子以東周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故修春秋以尊王室故曰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蓋位愈卑則愈不可僭況以布衣而專黜陟之大權乎唐哥舒翰討安祿山或勸之還兵以

誅楊國忠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若孔子先已僭天子之權彼亂臣賊子復何懼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天子之事云者猶所謂王者之迹也書天子之事也詩天子之事也乘檮杌春秋則諸侯之史而非天子之事也孔子據周禮以書列國之事所關者天下之治亂所正者天下之名分則不可更以諸侯之史目之故曰天子之事耳言其與詩書同而非乘檮杌之比也豈謂其專黜陟之大權哉若僭其黜陟

即可以爲天子之事則吳楚之僭王皆可以謂爲天子之事乎爲是說者非止誣聖人亦教天下以悖上作亂也故余不得不辨

又按春秋傳晉韓起聘于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魯之春秋本據周禮以書時事但自東遷以後時異勢殊盟會擅於諸侯政事專於大夫一切戰爭弒奪之事皆成周盛時所未嘗有者秉筆者苦於無例可循而其識亦未必足以及之則其書法不合於

周禮者嘗亦不少是以孔子取而修之正君臣之分嚴內外之防尊卑有經公私有別然後二百四十年中善不待褒而自見惡不待貶而自明大義凜然功罪莫能逃者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耳非以其專黜陟爲足懼也惜乎後之儒者過於求深而往往反失其本來之意也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論語憲問篇

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左傳哀公十四年

程子云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

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其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余按傳文前云三日齋而請伐齊三則已告哀公以義之當討矣而公以魯爲齊弱致疑故復言此以釋其疑非以力不以義也哀公之所懼者不克若不告以可克之故尚何望哀公之肯討耶程子未嘗詳繹傳文但節其後數語遽謂之以力不以義不亦冤乎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

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子之所愼齊戰疾聖人舉事固主於義然亦必有知已知彼之明謀定而後戰烏有舉數萬人之命肎然一擲而不慮其事之所終乎哉諸葛武侯之表懷帝也曰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若以程子論之是武侯亦以力不以義矣孟子曰率其子弟攻其父母未有能勝者也又曰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蓋義以民心爲主故孔子以民之不與言之非論力正論義

也況當是時天子已微自晉失伯以來天下亦無方伯
與國如宋如衞皆不足與有爲乃欲舍不共戴天之齊
民而求助於不可倚仗之鄰國謂因齊民爲以力而率
與國則爲以義非獨迂於論事抑亦疏於論義矣此乃
宋儒之失非左傳之謬但傳文不若論語醇古疑記言
者才有高下之故然與論語互有詳略足相發明而孔
子之辭亦與論語不同未知孰是故並存之

附錄○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

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論語爲政篇○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論語雍也篇

附錄○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論語爲政篇○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論語雍也篇○季康子問政

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篇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同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同上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論語憲問篇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某未達不敢嘗論語鄉黨篇

附錄○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論語爲政篇○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論語公冶長篇

以上十一條雖無年可考然必皆在歸魯之後無疑故並附次於請討陳恆之後

世家云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叢宋爲

政篇文而誤以哀公爲康子也又因此文與答樊遲之
語相類而誤易之則益舛矣今不從
論語先進篇亦載答顏淵好學語而以哀公爲季康子
且遺不遷怒等三句孫覺曰夫子之對季康子與哀公
同而有略有詳於臣略於君詳者也余按此二章其文
極相類疑亦本一事而所記有詳略異同正如史記誤
以舉直錯枉爲答康子語耳不必曲爲之解也傳曰所
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論語諸篇非一人之所

記故其中往往有重出異同之語必盡以爲二事則泥古之過也故今止載孫也篇文

家語載有哀公賜桃以黍雪之之事孔子并食之而辨之云云余按春秋之時風尚近古以黍雪桃必無此事且此亦小事耳聖人之詞簡質而氣渾厚況侍食於君前何至喋喋辨此不休邪此文本之韓非非所引事初無實錄姑妄言以爲說資者此說尤陋不足深辨然家語亦采之嗚呼蓋亦無有不采者矣

備覽○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雜記）

存疑○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論語陽貨篇）

按孺悲果有過孔子責之可也若有大過而不可教絕之可也胡爲乎陽絕之而陰告之有如兒戲然者恐聖人不如是之輕易也使悲果能聞歌而悔則責之而亦必悔可知也使責之而竟不知悔卽聞歌奚益焉孔子

於冉有之聚斂弟子也責之而已於原壤之夷俟故人也亦責之而已未有故絕之而故告之如此一事者獨陽貨篇有之陽貨篇之文固未可以盡信也或當日曾有辭孺悲見之事而傳之者增益之以失其真故列之於存疑

考終

戴記檀弓篇云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趨而入

予曰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予殆將死也蓋
寢疾七日而歿余按論語所記孔子之言多矣大抵皆
謙遜之辭而無自聖之意皆明民義所當爲而不言禍
福之將至獨此歌以泰山梁木哲人自謂而預決其死
於夢兆殊與孔子平日之言不類恐出於後人傳聞附
會之言故不敢載

夏四月已丑孔某卒左氏春秋哀公十有六年

杜氏註云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已丑已丑五月十二日

日月必有誤余按杜氏所以如是註者蓋因哀十五年傳文中有閏月遞推而下則四月不當有己丑耳不知傳雖有此閏月魯實無此閏月己丑正當在四月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時列國置閏互異昭二十二年王室之亂經傳之支皆差一月蓋經本之魯史傳采之周史魯於六月置閏周於十二月始置閏故也何以明之景王之莚經傳皆在六月是六月以前周與魯皆不置閏也傳於十二月後始書閏月是周於十二月置閏也王猛

之居皐也經書於夏而傳在秋七月戊寅其入於王城也經書於秋而傳在冬十月丁巳其卒也經書於冬十月而傳在十一月乙酉自六月以後閏月以前經之紀事無不先傳一月是移於六月已置閏也且以傳文考之十二月有庚戌閏月有辛丑明年正月壬寅朔則十二月當爲癸卯朔而經何以書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然則是傳之閏月即經之十有二月而周魯諸閏之不同衆證明白曉然而無疑矣哀十二年傳云冬十

二月螽孔子曰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是哀公之世曾歷後天而失一閏之明證也哀十六年續經書云正月己卯衞世子蒯聵自戚入於衞衞侯輒來奔而傳乃在十五年之閏月蓋緣魯失一閏故衞閏月之事在魯明年正月傳採之衞史而續經所書則魯史也是哀十五年十二月以後魯不置閏之明證也由是言之續經所書之四月即杜氏所推之三月此月正當有己丑月月皆不誤矣春秋中如此者甚多不可枚舉杜氏偶未深考

但以傳之月爲據經有與傳異者於他國事則以爲從告於魯事則以爲誤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學者不可據註而疑經也故今仍從續經周正之夏四月己丑蓋夏正之春二月十一日也

年譜云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孔子卒余按此說實本之杜氏左傳注然杜氏之意但以所推長歷未符故疑乙己二字相似而日或誤不則月或誤耳故曰日月必有誤猶有闕疑之意焉未嘗決

以爲乙丑也年譜公然僭改經文以已爲乙斷以爲二月十八日者其意以爲言之不確則人疑已之無所傳而不深信是以居之不疑以欺後世而不知四月之固無乙丑也而不知已丑之反在四月也然則作年譜者本無所據而但掇拾註疏諸子之唾餘以成書也昭昭然矣年譜不知何人所撰今見於闕里志云出素王事紀然觀其中亦似嘗有所删節者其所去取又出家語之下然而近世之士莫不信而采之其亦可歎矣夫

史記孔子世家及杜氏春秋註皆謂孔子年七十三蓋皆以孔子爲襄公二十二年生也今既從二傳以爲襄公二十一年生則孔子至是當年七十有四而索隱乃云若孔子以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爲七十三若二十二年生則七十二殊不可解

孔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左傳哀公十六年

附錄○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論語述而篇 ○子之燕居

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同上

戴記儒行篇云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某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某不知儒服余按此篇語夸而複文淺而放乃戰國之風氣非春秋之語言李氏冏已辨之矣孔子見君自有大夫朝服乃一定之制哀公亦不得疑而問之也且玩其語意乃謂宋人冠章甫魯人衣逢掖孔子隨所在國俗而服之不斤

斥於禮耳非謂一時兼用之也後人合以爲一反以爲孔子之禮服誤矣莊子外篇亦有與哀公論儒服之事與此如出一口蓋皆放蕩之士疾世儒之拘謹服儒衣冠自命儒者故爲是言以詆之耳豈得以其托諸孔子載諸戴記而遂以爲實然也哉今不錄

附錄○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論語子罕篇○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篇

家語云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

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童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將有大水爲災頃之大霖雨水泛溢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余按五石之隕六鷁之退春秋爲宋志之左氏傳中神怪之事尤多商羊之舞春秋何以不書左傳何以不載自春秋來大雨水者無慮千計何以未有一人見商羊乎孔子之所以聖以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傳道於萬世不以小才小藝故也即以才藝言之達巷

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太宰問於孔子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聞之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然則所謂博學多能云者亦謂兵農禮樂射御書計之屬非若山海經淮南子之所為也後之人但聞孔子博學多能遂誤以為搜神志恠之流然國語猶頗徵引往昔以附會之而此則直以諞童謠之故聖之嗜亦陋矣童子言之孔子諞之童子之智勝孔子矣何不聖童子而聖孔子也卜偃師

已皆能誦童謠以推未來之事將皆得爲聖人乎此乃無識之士妄擬以見聖人之博而不如其適以小聖人也故今不錄說並見後條下

家語云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恠之遍問羣臣莫之能識王使使聘於魯問於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唯霸者爲能獲焉吾昔之鄭過陳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云云余按萍實之事荒誕不經

童謠之言鄙陋可笑春秋之世不但無此等事亦並無此等語而世信之何耶童謠之占自春秋傳國語始有之皆附會耳非實事也然鸜鵒謠於文武之時弧服應以褒姒之獄人固莫之測也漢唐以降此類尤多然千里草桃李子雨帝之屬其文似皆別有所指而好事者假借離合以推之於時事即間有一二斥言者亦終不甚了了如天下皆烟之類謠者亦莫知其爲何應也從未有明白切直委曲詳盡如商羊萍實之謠者以童子爲無知

而妄言乎何以歷歷分明如是以童子爲知之而故言乎已見之物羣臣莫之識也未來之事童子何由知之且孔子適陳偶耳適陳而聞此謠亦偶耳假使孔子偶不過陳或過陳而偶不聞此謠不幾無以答楚王乎他人適不聞耳聞之復誰不能解者亦不必爲孔子貴也此與商羊之事皆本說苑家語復增益之是以其言益陋今並不錄說並見前條下

附錄○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罕篇）○子之所慎

齊戰疾（論語述而篇）

附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篇）

戴記射義篇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云云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云云蓋僅有存者余按論語云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又曰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聖人之教人之不輕絕之也如是故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烏有一射而拒人至於如是者哉且如序點之言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不亂此七十子之所難而乃以責之衆人信如是也其可以受教於聖人者有幾人乎此必傳而失其眞者非孔子之事也家語亦采此文而又增以數語云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觀其語乃如今世演劇者之打諢然鄙哉有如是之輕躁而自矜之子路乎哉家語但增一語即未有不陋

者大率如此故今並不錄

韓詩外傳云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郯傾蓋而語終日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云云余按程本子不見於經傳孔子重之如此而論語戴記中顧無一言稱之何耶子夏問孝子曰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先生謂父兄也春秋時亦未聞有以先生稱人者且其所載子路孔子問答之言皆淺陋不足道亦必後人所撰故今不錄

世多以孝經爲孔子所作何休公羊春秋序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余按孝經十八篇中多孔子與曾子問答之語然則是曾子之門人筆之於書耳非孔子所自爲書也果孔子所自爲豈得稱其門人曰曾子乎其陋一也經也者後世尊古聖人之書之稱孔子孟子之時無此語也自漢以後始有經名孔子之不題以經明矣藉令孔子之世　有此語亦止以經名詩以經名書與易可矣不應自名其言以爲經也孔子曰述而

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聖人之謙也如是而謂以經自名其言乎哉其陋二也中庸曰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孝雖莫大於聖人然聖人之心必不自以爲孝而乃曰吾在行孝經其陋三也然則其非孔子之言明甚故今不取

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孔子死孔子世家

按伯魚先孔子卒見於論語先進篇與史記世家文合惟世家所稱年五十者與顏淵之卒年互相抵捂故今

宋世家文列之而刪伯魚之年傳信也說見後顏淵條下

戴記檀弓篇云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又云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

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解檀弓者皆以先君子爲伯魚由是遂謂孔子嘗有出妻之事伯魚乃出妻之子爲母當期而除故孔子甚之余按書云觀厥刑於二女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古之聖人未有不能先化其妻而能治國與天下者也孔子之聖不異於舜文王何獨不能刑其妻使有大過以至於出乎孔子能教七十子皆爲賢人而不能教一妻使陷於大過七十子之服孔子也皆中心

悅而誠服獨其妻不能率孔子之教以自陷於大過天下有是理乎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夫婦之道亦然若無大過而輒出之孔子之於夫婦必不若是薄也檀弓之文本不足信而期而除喪亦不必其母之出始然父在爲母期孔子既在伯魚爲母期而除之亦有何異而解者必委曲遷就之以斬合乎喪出母之說然則伯魚必何如服而後可謂其母之非出耶史記孔子世家亦無出妻之事史記之誣

且猶無之後儒何得妄以加聖人乎至於道汚則從而汚之語尤大悖於聖賢之旨出母之稱古亦無之其非子思之言明甚且其所稱先君子者亦未明言其爲何人後儒過於泥古又從而附會之遂致孔氏頓有再世出妻三世無母之事伯魚之母出子思之母嫁子上之母又出豈爲聖賢妻者必皆不賢而爲聖賢者必皆不能教其婦抑爲聖賢妻者本不至於出且嫁而爲聖賢者必使之出且嫁而後美也又按左傳士大夫之妻出

者參參無幾而賢人之妻無聞焉然則不但孔子必無出妻之事卽子思之出妻亦恐未必然也余寧過而不信不敢過而信之以誣聖賢故今一槪不錄說並見後子思篇中

附錄。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論語先進篇

按此文則伯魚之卒在顏子前甚明家語乃稱孔子年

二十而生伯魚伯魚年五十而卒則是伯魚卒時孔子已年六十有九矣又稱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死則是顏子卒時孔子始年六十有二也然則顏子反先伯魚而卒而豈不謬也哉朱子或問云有以鯉死之言爲夫子之設言以人情考之不應如此其說是矣蓋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之文本出世家家語見其然故擬爲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之語以合之不知史記之年本不足信强取以附會之是以勞而卒至於抵捂也

備覽○伯魚生伋字子思子思生白字子上子上生求字子家子家生箕字子京子京生穿字子高子高生子愼世紀作謙字子順嘗爲魏相子愼生鮒世紀字子魚一字甲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孔子世家

按自子上以後下去漢世益近世家所載世次名字或無大誤故今附次於後至於所記年幾何云者必不能詳密如是孔子伯魚之年已悉不合如前所辨矣則自子思以下其可信乎今并删之

遺型

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孟子

備覽○孔子塟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孔子世家

論衡云孔子將死遺䜟書曰不知何男子自稱秦始皇上我堂踞我床顛倒我衣裳行至沙邱而亡後始皇至魯觀孔子宅至沙邱而亡余按前知之術聖人能之而非所以爲聖人也然所謂前知者不過剝復倚伏之理治亂循環之運非若後世射覆烏占之術然也況爲祕書以遺後世欲何爲乎漢人好信䜟緯故其爲言如此其褻聖人殊甚良可笑也

存參○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

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檀弓

此篇後文又云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按旣云絰而出又云出則否語殊難解註以爲朋友相爲服然與上文意不相貫疑有鈌誤故不錄大抵檀弓之文紕繆者多間有當采錄者亦僅列之存參志愼也

附論○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若七十子

之服孔子也孟子

世家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余按孟子但云七十子則是孔子之門人止七十子也孔子弟子安能三千之多必後人之奢言之也且漢人所稱六藝即今六經非周官禮樂射御書數之六藝也孔子晚年始作春秋而易道深遠聖人亦不輕以示人其言未足信今不取

備考○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漢書藝文志

漢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余按今論語中所記之君大夫如哀公康子敬子景伯之屬皆以謚舉曾子有子皆以子稱且記曾子疾革之言則是孔子既沒數十年後七十子之門人追記其師所述以成篇而後儒輯之以成書者非孔子之門人弟子之所記而緝焉者也然其義理精純文體簡質較之戴記獨爲得眞蓋皆篤

實之儒謹識師言而不敢大有所增益於其間也唯其後之五篇多可疑者季氏篇文多俳偶全與他篇不倫而顓臾一章至與經傳抵捂微子篇雜記古今軼事有與聖門絕無涉者而楚狂三章語意乃類莊周皆不似孔氏遺書且孔子者對君大夫之稱自言與門人言則但稱子此論語體例也而季氏篇章首皆稱孔子微子篇亦往往稱孔子尤其顯然而可見者陽貨篇純駁互見文亦錯出不均問仁六言三疾等章文體略與季氏

篇同而武城佛肸二章於孔子前稱夫子乃戰國之言非春秋時語蓋雜輯成之者非一人之筆也子張篇記門弟子之言較前後篇文體獨爲少粹惟稱孔子爲仲尼亦與他篇小異至堯曰篇古論語本兩篇篇或一章或二章其文尤不類蓋皆斷簡無所屬附之於書末者魯論語以其少故合之而不學者遂附會之以爲終篇歷敘堯舜禹湯武王之事而以孔子繼之謬矣竊意此五篇者皆後人之所續入如春秋之有續經者然如孟

子之有外篇者然如以考工記補周官者然其中義理事實之可疑者蓋亦有之今不能以徧舉學者所當精擇而詳考也其前十五篇中唯雍也篇南子章事理可疑先進篇侍坐章文體少異語意亦類莊周而皆稱夫子不稱子亦與陽貨篇同至鄉黨篇之色舉章則殘缺無首尾而語意亦不倫皆與季氏篇之末三章微子篇之末二章相似似後人所續入者蓋當其初篇皆別行傳其書者續有所得輒附之於篇末以故醇疵不等文

體互異借乎後世未有好學深思之士爲之分別而釐正之也嗚呼孟子之十一篇劉歆已合之矣幸而趙氏去古未遠知其本異而其識又足以辨其眞僞遂斷然以後四篇爲後世之所依倣而托之者決然刪而去之以故孟子一書純潔如一趙氏力也彼張禹馬融何晏之輩固不足以及此以康成之名儒乃亦混混無所分別何也及至於宋傳益久尊益至則雖以朱子之賢亦且委曲爲之解說而不敢議然則如趙氏者可不謂孟

子之功臣也與尤可異者宋復有孔子集語明復有論語外篇若猶以論語爲未足而益之者取莊列異端小說之言而欲躋諸經傳之列嗚呼人之識見相越可勝歎哉說並見前墮費南子楚狂諸條下

論語之始篇皆別行各記所聞初不相謀而後儒彙合之故其文有自相複者巧言章學而陽貨兩篇皆有之博學章雍也顏淵兩篇皆有之在位章泰伯憲問兩篇皆有之是也有複而有詳略者學而篇不重章子罕篇

止有主忠信以下十四字父在章里仁篇止有三年以下十二字是也有複而有異同者憲問篇不患章衛靈篇作君子病無能焉云云是也此或孔子嘗兩與弟子言之而各述其所聞以詔門人或但一言之而所傳聞不同皆未可知後儒纂輯之時未及刪耳至八佾篇太廟章鄉黨篇止有入太廟每事問六字子罕篇齊衰章鄉黨篇作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此則後人記孔子之事其文之有詳略異同不足異也又有語相似而人地

異者雍也篇哀公章先進篇作季康子問子罕篇異臣章述而篇作爲桓魋發是也此未必果爲兩事或所傳聞小異後儒尊之不敢復議相沿旣久乃復强爲之說以其詞之小異爲聖人之區别恐未必然也

論語之文有與他書複者克己復禮爲仁告顏淵也春秋傳作克己復禮仁也乃引古志之言以論楚靈王者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答仲弓問仁也春秋傳作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乃胥臣告文公者

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孔子自言也僞古文尚書作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乃召康公訓武王者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謂伯魚也僞古文尚書作不學牆面乃成王訓廸百官者余按春秋傳之文於義皆通但不如論語之條暢自然蓋傳聞者異詞疑論語爲得實書之二語則雕琢裁整酷類晉宋間人手筆矣夫此語本之論語則可若在論語前則深屬難解九仞豈足言山所虧寧僅一簣而牆面之上下無猶

正而立之文豈復成文義耶且克己出門二章皆答門人之問述古語以告之可也若周南章伯魚初未嘗問而孔子衍周官之言以告之已爲無謂至爲山章乃孔子所自言書既有之又何必雷同而勦說乎由是言之劉焯之書其爲僞作無疑余甚怪夫宋之儒者不覺劉書之僞而反謂孔子之言之出於旅獒本於周官是所謂信鶡冠子而反訾賈誼之鵩鳥賦爲録人之舊也

附通論。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

比於我老彭以上並論語

按人之知聖人不如聖人之自知其詞雖謙而其實自有不容掩者學者即是而求之則聖人之眞可見故列孔子之自言於後人論贊之前

附通論○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

得而聞也○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衞公孫朝問於子貢

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

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

而亦何常師之有○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

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

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

廟之美百官之富○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

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以上並論語

按聖門中知聖人者莫如顏淵子貢聖道之尊於世子

貢之功爲多至儀封人泳列門牆能知聖人於一見之間亦奇矣故附其言於二子之後

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是孔子非生知乃學知也而程子云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自此以後遂皆以孔子爲生知矣余按論語他章或可指爲謙己誨人之語至志學章其年自十五至七十其進

德之序自志立不惑以至於不踰矩歷歷可指若孔子果不由學而至安能憑空撰此次第功程以欺後人耶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門弟子之推尊孔子也不遺餘力矣而未有一語及其生知者孔子或存謙遜之意門弟子必不代孔子謙遜也孔子自言非生知門弟子皆不言孔子為生知後人去孔子二千年何由而知孔子之為生知乎記曰或

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是故生知與學知勞逸殊高下不殊也譬之於位聖人天子也生知者生而爲天子者也學知者由布衣由大夫諸侯升而爲天子者也舜禹湯武王是也不得謂生而爲天子者尊於升而爲天子者也然則孔子雖學知於至聖無所損雖生知於至聖無所加况孔子惟恐人之以已爲生知而汲汲焉自明其爲學知後儒卽姑從孔子而信其爲學知亦似無所害何故必以孔子爲生知

乎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性之生知安行也反之學知利行也而無一言及於孔子者其未章乃以孔子與湯文王並處於聞知之數而堯舜不與焉然則孟子之意蓋亦以孔子爲學知矣余篤信聖人之言而不敢小有異者且恐人之皆以聖人爲生知而不知學之爲功大也故附辨於門人論贊之後

附通論○孟子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

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
公孫丑曰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
來未有孔子也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
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
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
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
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
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

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

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以上並孟子

按七十子以後知聖人者莫如孟子故以孟子之言終焉

孟子歷叙道統之傳自堯舜至湯文王皆有見知聞知之人獨至孔子則曰無有乎爾然則孔子之道將無傳耶曰有之然非孟子之所謂知也夫禹皋陶之知堯舜也伊尹萊朱之知湯也太公望散宜生之知文王也其

德之相去也不遠非若七十子之去孔子遠也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孟子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顏子能見且知而不能傳孟子能知而不能見是孔子無見知者也兩漢以來諸儒遞相授受聖人之道藉以不墜至於唐而有韓子見聖學之大至於宋而有朱子究聖言之詳然賴其言而世之學者得以知所嚮往不迷入於異端而已求其能知孔子亦如孔子之知文王則二千餘年間罔未有也且夫道非可以徒傳也孔子曰文王

既沒文不在茲乎文也者道之所寄以傳焉者也聖人在上則文播之禮樂聖人在下則文托諸簡編孔子之文六經備之矣自秦火以來殘缺失次儒者穿鑿附會其義之晦而不明者蓋亦不可勝道矣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歷述帝王救世之事至於孔子獨舉春秋一書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是春秋者尤孔子之文之大焉者也然自絕筆以後游夏皆未有所發明雖有公羊穀梁左氏三子者爲之作

傳而亦不盡合於聖人之旨至於今竟未有明之者由是言之孟子謂爲無有誠然非虛語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聞知雖不易得然識大識小之人皆不可廢余每怪先儒高談性命竟未有考辨孔子之事蹟者以致沿訛踵謬而人不復知有聖人之眞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學者日讀孔子之書而不知其爲人不能考其先後辨其眞僞僞學亂經而不知邪說誣聖而不覺

是亦聖道之一慽也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又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夫仕止久速皆於其行事見之然則孔子之事蹟未嘗非孔子之道之所在胡可以不考也余故本孟子之意歷考孔子終身之事而次第辨正之附之以辨以自附於不賢識小之義後世有知孔子者出庶幾有所采擇云爾

洙泗考信錄卷之四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